

总 序：畅游中国历史的长河

历史学术走到了今天，突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商品化趋势的冲击，一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历史学术能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从一个方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创造的是精神产品，它必须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无法立竿见影地创造利润价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答案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一直存在浓厚的兴趣。从唐宋时期说书场上的“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今天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的流行，甚至各种历史古迹、文物古董全都被卷入了商品化大潮。

来自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也同样猛烈。从哲学上看，历史学术是否能像以往人们确信不疑的那样肯定获得客观的真实？历史学的真理性靠什么来检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起码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大量主体因素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人们只能相对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无法绝对地获得历史认识的真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让我们干脆放弃对历史真理性的追求，而是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和学科所固有的缺陷。

从内容上看，历史学术如果仍然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极狭小的政治史领域、局限在“英雄们的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历史上，

而不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历史，不注意了解“人”而只是面对一个个无生命性格的政治机器或军事机器，那肯定是要“自绝于人民”，或者只能成为“影射史学”或类似的政治工具。一位史学史专家曾经对我说，古代史家讲过“逆取”与“顺守”的道理，就是说打江山的时候要扭转乾坤，与命运搏斗，而守江山的时候则要顺乎民心，顺其自然。从历史上看，“逆取”的时间要比“顺守”的时间短得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愿意盯着前者不放呢？

从方法上看，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历史学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和思想精华，首先就要设法增强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加强他们的历史感，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我非常钦佩已故的吴晗先生等人，他们编出来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社会效益上比一本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还要大。如果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普通读者的历史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历史学术来说，贡献有多大呵！人们始终在期望着能让读者看懂、而且看得有兴趣的历史学术著作，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呢？

想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几部令我印象颇深的海外历史读物。一部是《光荣与梦想》，称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实录”，作者自由纵横的笔法和译者高超的译笔使我了解了美国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态，尽管读后已有十几年过去，但我依然认为，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现代史能比它更出色。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史著作，尽管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我始终不能苟同，但那种跳跃的思路、活泼的笔调和自由的议论，正是我们的历史

著作所缺乏的。除此之外,关于美国史的《美国人:开拓历程》三部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没有翻译过来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

于是,这些著作不仅在原出版地,而且在中国,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们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却有大量非历史专业的读者;它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学术著作,但却一次、两次地再版,成为畅销书或者常销书,从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这难道不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吗?

以上的一些想法,就成为这套图书产生的思想背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在更新传统历史撰述面貌方面所做的一点尝试。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这套书的写法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仔细阅读下去,又发现它们的确就是学术著作:不仅言之有据,置有大量注释,而且作者的议论和分析充溢于全书之中,不乏精彩的思想火花。

酝酿这样一套书,大约是在5年多以前。当时,我与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先生商量,能否创作一套雅俗共赏的历史学术著作,而这套书的要求是,每部书都要用一个人物群体作为主要线索,通过这个人物群体的活动,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这套书绝不能写成特定人物群体的合传,人物只是穿针引线的引子,最终目的是写历史。但这一历史又不要求面面俱到,要重点突出。同时,要切忌写成呆板的叙述史,而要充分展开议论,即所谓老生常谈之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第三者冷静评判的圈子,加强主体的投入,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秦史观、唐史观、明史观等等。在写法上,可以学

习同类优秀著作的风格特征，可以大幅度地跳跃，可以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总之在革新历史撰述体裁方面做一点尝试。

以上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共识者的赞同，可是落实起来实在困难重重。许多作者虽然答应下来，但经过一番尝试，发现这比他们熟悉的传统写法要难得多，这也正是此书问世艰难，拖延了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之一。此书终于完成之后，也未必每一本都达到了我们预先设想的那个水平，有些差距小一点，有的差距大一点，这也是集体创作过程中较难避免的。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虽然步履蹒跚，但总比原地踏步的好。在此，我们仅把此书当做引玉的砖石。

这套书的组织编撰，使我再次认识到了寻找作者之难，也使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历史专业人才培养上的缺陷。按我们的初衷，本书作者应该是既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又是某一断代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样，本书的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可一旦着手去做，就发现这样的作者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人既有这样的特点，就必然工作极其繁多，无法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去做了。目前的这个作者队伍，仍然是有相当实力的一支学术力量，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完成是无法想像的。他们日常的工作都极其繁忙，或是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或是承担着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或是忙于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身体多病，家庭负担繁重，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我由衷地感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排除干扰，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还将其列为他们的重点图书，也使我满怀谢意。

古人讲，一部好的历史书，要“精意深旨”，“笔势综放”，要“于序事中寓论断”，而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要“闲中肆

外”，“居今察古”。尽管不知道通过我们的如此这般的努力，能否对付得了前面所讲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但我仍希望我们能不负古人的期望。

是为序。

赵世瑜

1996年3月

目 录

卷 首 大厦将倾 (1)

病入膏肓·3/嗣位风波·8/“叔世”现象·12/
祸起萧墙·15/废黜太子·19/赵王篡位·23/诸
王混战·25/流民起义·29/风雨飘摇·34/

第一章 五胡先锋——刘渊 刘曜：从离石到长安

..... (39)

并州匈奴·41/冒顿单于·43/附塞和亲·48/
南北分裂·52/刘渊入洛·54/以“汉”为号·58/
刘聪上台·62/攻占洛阳·66/奢侈昏暴·69/明
争暗斗·72/刘曜夺权·75/羊后传奇·78/由盛
而衰·82/前赵败亡·85/

第二章 中原驰骋——石勒 石虎：从附庸到自立

..... (89)

十八骑士·91/逐鹿中原·95/经营冀州·98/
兼并王、刘·102/乱世明君·105/祖逖北伐·
109/虎视眈眈·113/跋扈丞相·116/黑暗岁月·
120/肘腋之变·123/内乱迭起·128/

第三章 辽东之剑——慕容廆 慕容皝：从边裔到内地

.....	(133)
东部鲜卑·135/创业辽东·139/志在天下·143/玉玺之梦·147/前燕贤相·151/为渊驱鱼·155/潞川惨败·158/	
第四章 英雄蒲家——蒲洪苻坚：从全盛到覆没	
.....	(163)
挺进中原·165/“草草应王”·169/苻坚政变·173/关陇清晏·176/安定内外·179/统一中原·182/骄态初露·188/一意孤行·192/东晋备战·195/淝水惨败·199/千古遗恨·202/	
第五章 河西风云——凉州人物争霸录	(205)
西域归师·207/艰难时世·211/兄弟阋墙·217/拒受封爵·220/文治武功·224/穷兵黩武·230/誓师卢水·234/君臣权术·237/小国明主·240/归于统一·244/	
第六章 北国雄鹰——拓跋珪 元宏：从统一到融合	
.....	(249)
英雄年少·251/入主中原·256/远见卓识·261/赫赫武功·265/统一北方·268/国史冤狱·273/太后临朝·277/改革伟业·281/迁都洛阳·287/功垂青史·294/	
结 卷 六镇烽火	(299)
六镇起义·301/帝后争权·304/昙花一现·307/高欢崛起·311/北魏分裂·314/	
后 记	(319)

卷首 大厦将倾

一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对峙与征战才统一起来的皇朝，一个“赋役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初步繁荣的社会，竟然如沙上之塔，顷刻间崩溃了，瓦解了，重新陷入了割据混战的状态。于是，人们惊诧，人们握腕，人们悲叹！但难道真的是所谓“五胡乱华”吗？究竟乱华的罪魁祸首是谁？



病入膏肓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是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以来最得意的一年。这一年,他亲自决策的灭吴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天下复归一统,从而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八九十年的割据局面。各路将领从前线凯旋后,朝廷举行盛大的庆功大会,晋武帝临轩会见群臣,接受献俘,褒奖有功之臣。洛阳城喜气洋洋,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当西晋君臣大都还沉浸在灭吴胜利的喜悦里的时候,御史台小官侍御史郭钦呈上一个大煞风景的奏疏说:

戎狄强悍粗犷,自古为患,魏初人口减少,西北诸郡,皆为戎狄所居。内及于京兆、魏郡、弘农,也往往有戎、狄居住。今日他们虽然服从,但如果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虞,则胡人的骑兵从平阳、上党出发,不到三日就可抵达孟津,而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全部成为戎狄地盘了。愚以为今日应该凭借平定孙吴之威,及谋臣猛将之略,出兵北地、西河、安定,收复上郡,充实冯翊,把平阳以北诸县的死罪囚犯和三河、三魏兵士四万家迁过去。“裔不乱华”,然后逐渐把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的杂胡迁徙出去,严格限制四夷出

入，申明先王荒服之制，这才是万世之长策。

这个奏疏不仅与当时的气氛很不协调，而且大概被认为是一个小官僚故作惊人之语，以博取名誉罢了。晋武帝把它搁到一边，朝廷上也没有丝毫反响。由于后来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史家觉得郭钦似乎有先见之明，这个奏疏才得以保存在《晋书·北狄·匈奴传》中。

平心而论，郭钦的主张是不可取、也是行不通的，不过此疏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西晋太康初年中原地区民族分布的状况。自西汉中叶以来，我国北方边境游牧的匈奴族、鲜卑族不断南下，而西北边境或农或牧的氐族、羌族也逐渐东迁。在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为中原皇朝戍边，内迁的少数民族则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勃勃生气，既输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补充了兵力的不足。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大乱，人口锐减，北方少数民族更是大量内迁。晋武帝即位后，他对少数民族“抚旧怀新，岁时无怠，凡四夷入贡者，有十三国”，如晋初，塞外发生水灾，塞泥、黑难部等2万余落内附，被安置在河西故宜阳城下，逐渐与晋人杂居。咸宁三年(277年)，又有西北的杂种胡人、鲜卑、匈奴、五溪蛮夷及东夷等，前后十余批内附。我国黄河以北广阔的土地上，已经分布着许多语言不同、服饰各异的少数民族。在今天的陕西及陕西以西地区，主要有氐人、羌人、匈奴人和鲜卑人。在今天的山西和河北北部地区，主要有匈奴人、鲜卑人和羯人。他们和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而又有自己聚居的部落，呈现出一种“大错居、小聚居”的局面。这时的西晋皇朝已经离不开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人民也离不开中原了，岂能强迫少数民族迁出中原？

晋武帝的民族政策基本上应该肯定^①，这一政策有利于提高内徙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有利于民族融合。虽然西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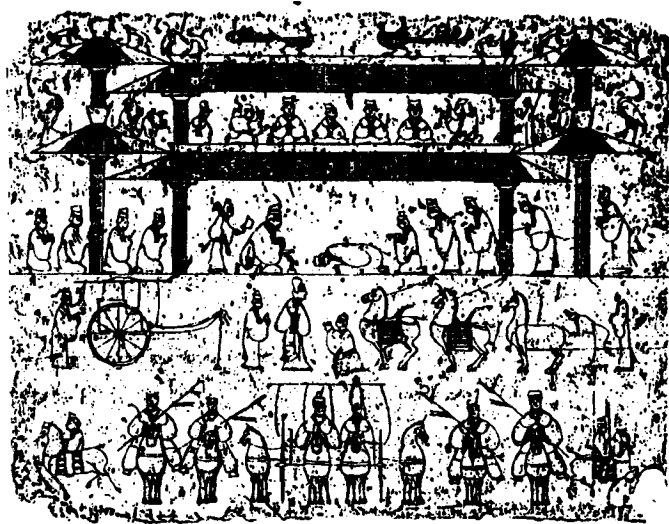
皇朝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控制，汉族大族地主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但如果不是腐朽的西晋统治者相互杀夺，酿成“八王之乱”，也就不会有“五胡乱华”。

灭吴之后，晋武帝一下子暴露出其骄奢淫逸的真面目。他下令从孙吴宫女中选 5000 人进宫，使西晋后宫达到 1 万人。于是他日日宴乐，夜夜风流，怠于朝政。每天晚上，他都不知该上何处，便乘坐轻便的鹿车，随鹿所之，鹿车停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宴寝。

晋武帝不仅荒淫，而且贪婪。太康三年(282 年)一月，他率领群臣到南郊祭天。礼毕，他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以比作汉代的哪一位皇帝？”这时天下一统，社会安定，晋武帝很是洋洋得意，心里把自己和汉高帝、光武帝联系起来，以历史上的明君自许，就等着刘毅歌功颂德一番。岂料刘毅却说：“陛下可以比为汉桓帝、汉灵帝。”晋武帝一听，立刻露出愠色说：“我的德行虽然不及古人，可还是克己为政的，又平定江东，统一天下。你把我比成桓、灵，不是太过分了吗？”在场的臣子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刘毅面不改色，又说：“桓帝、灵帝卖官，收入归国库，而陛下卖官的钱归于自己，由此说来，还不如桓、灵二帝呢！”晋武帝心里虽然大为光火，但只得用一阵哈哈大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实际上，西晋初年上层社会就十分腐败奢侈。虽然晋武帝颇摆出一副励精图治、勤俭建国的姿态，诏令大弘俭约，把御府的珠玉珍玩颁赐给王公贵族。但是，王公贵族却大刮奢侈之风。太尉何曾一天吃饭要花 1 万钱，桌上摆满山珍海味，还引不起他的食欲，举着筷子，凝视良久，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儿子何劭更加奢侈，一天要花两万钱。晋武帝对这种奢侈之风却充耳不闻。

灭吴之后，权贵中的奢侈像流行病一样，到处传染蔓延。外戚、中护军羊琇花钱如流水，毫无节制。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大宴宾客。有一回宴客，他在每张桌上都摆上一尊别致的兽形雕塑，客人们赞美之声未落，只见仆人上来点燃兽形雕塑，把酒温在上面。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尊雕塑是匠人以碎炭和泥精心塑成，专门用来温酒的，不禁齐声喝彩。于是，洛下豪富之家竞相仿效。



魏晋豪族生活图

后将军王恺和散骑常侍石崇夸奢斗富，更在上层社会引起轰动。王恺是世族兼外戚，其父王肃是曹魏中将军，姐姐是武帝生母文明皇后。而石崇是西晋司徒石苞之子，担任荆州刺史时，

派人劫掠远方使者和过路客商，因此发了横财。他“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把蜡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遮着道路两旁，做成 40 公里的“步障”，石崇就用织锦做 50 公里“步障”；后来，石崇用性温而有香气的椒和泥涂抹墙壁，王恺则用珍贵的赤石脂装修房屋。

晋武帝不但制止他们的荒唐举动，而且兴趣盎然，推波助澜。他看王恺落在下风，便把宫中高 2 尺、色彩艳丽的珊瑚树赏赐给王恺，王恺洋洋得意地拿出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不言不语，举起铁如意猛地一敲，好端端的一株珊瑚树一下子被打得粉碎。王恺以为石崇妒忌自己拥有这稀世珍宝，故意毁了它，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石崇哈哈一笑说：“不值得生气么！我这就还你。”说着，他让下人把家中的珊瑚树全都搬了出来。仆人们抱的抱、抬的抬，一会儿，大小、五颜六色的珊瑚树摆满了整个客厅。其中，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而像王恺那样的有的是。王恺一见，悻悻然，怅怅然，更说不出话来。

石崇家熬豆粥快得出奇，客人刚刚入座，豆粥转眼间就端上来了。冬天里，他家中还能用韭花酱招待客人。他曾经与王恺一同出游，两人都骑着牛。石崇说他的牛跑得快，王恺不服气，回来时两人就打赌看谁先进入洛阳城。一声令下，石崇的牛快得像飞一样，王恺远远落在后面。王恺对这三件事耿耿于怀，便想办法买通石崇的下人，打听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这个下人说：“豆子难熬，预先把豆子煮烂，等客人一来，放进熬好的白粥里就可以了。韭花酱是把韭菜根捣碎，再掺些麦苗而已。牛本来跑得不慢，是因为驾车的人拽得太紧限制了它的速度，只要放松些它就快了。”王恺照着做，果然可以与石崇一争高低。后来，

石崇查出那个泄漏秘密的下人，立刻将他杀掉。

嗣位风波

太康三年(282年)，西晋朝廷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场风波起因于继承人问题。

晋武帝总也忘不了当年父王司马昭挑选继承人的一幕。自从司马懿成为把持魏政的权臣以后，司马氏便取得了世袭宰辅的特权。司马懿死，长子司马师继位。司马师无子，过继其弟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为嗣。司马师暴疾而亡，由司马昭继位。司马昭封晋王后，追尊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以弟继兄，常常表白说：“天下是景王的天下，我只是权摄相位。”司马攸从小聪明可爱，很得司马昭的欢心。每当司马攸跑过来，司马昭便喜不自禁地将他揽在怀里，叫着他的小名，指着身下的座位说：“这是桃符坐的地方。”司马昭准备立太子时，有舍长立少之意，使当时官为中抚军的司马炎心急如焚，寝食难安。这时，外戚羊琇悄悄为司马炎出主意，他揣摸司马昭的心思，拟好应对方略，让司马炎背熟。后来司马昭果然提及这些问题，而司马炎讲得头头是道，使司马昭十分满意。司马炎还加紧活动，他找尚书仆射裴秀，展示自己身上的所谓“异相”，然后问道：“人有没有相？”裴秀心领神会。当司马昭召集讨论立太子的会议时，裴秀首先表态说：“中抚军声望既高，形貌又非同一般，不是人臣之相。”司徒何曾立刻附和说：“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而且长发委地，双手过膝，的确不是人臣之相。”中护军贾充也说：“中抚军宽厚仁爱，且是长子，具备人君应有的道德，理当继承大统。”于是，司马炎的

太子地位才确定下来。

司马炎代魏称帝后,仍然时时感觉到来自司马攸的威胁。他封司马攸为齐王,但仍对司马攸满腹狐疑。而司马攸心里也明白,不得不事

事小心谨慎,以

免引起武帝猜

忌。武帝诏诸王

自选封国长吏

时,司马攸诚惶

诚恐,请求由朝

廷任命。然而,

“时朝廷草创,

而攸总统军事,

抚宁内外,莫不

景附焉。”这种

情形,晋武帝当

然看在眼里,他

担心“景(即影)

附”司马攸的势

力可能会把司

马攸再推出来。

解决的办法就

是早立太子。

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诏立司马衷为太子。晋武帝的嫡子司马衷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白痴。有一次他去游华林园,时值春天,园中蛙声响成一片。痴太子以为青蛙饿了,问左右说:“这青



晋武帝司马炎

蛙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左右一听，搪塞他说：“在官家地里的就是官家的，在私家地里就是私家的。”想不到他竟认真得很，下令说：“如果是官家的，可赐给谷物。”左右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晋武帝明知司马衷不慧，却不顾大臣们反对，以“立嫡以长不以贤”为藉口，强行立司马衷为太子。太子立后，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晋武帝又开始重用外戚，太子的舅父杨骏、杨济、杨珧等都得到升迁。

咸宁二年(276年)，武帝得了重病，朝野见武帝似有一病不起之虞，而太子愚钝不堪继承大统，便都把继位的希望寄托在齐王司马攸的身上。不久，武帝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他听说有人在他病中大肆活动，不禁又气又恨。当大臣们争先恐后地来为他祝寿时，他一概不见，并下诏说：“每当想到因疫病而死亡的人，心里十分感伤。朕岂能只想自己休息，而忘记百姓的艰难！”中书监荀勖便让侍中冯统对武帝说：“陛下的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齐王就被人推上台了。届时太子即使表示让位，也恐怕活不成！依臣愚见，必须把齐王遣还封地，国家才能安定。”武帝没说什么，心里非常赞成，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暂且按兵不动。

晋武帝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司马攸的威望越来越高。荀勖、冯统和杨珧等人见武帝健康情况欠佳，如果司马攸真的继位，自己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轮番到武帝跟前挑唆。冯统堂而皇之地说：“陛下诏令诸王回封国，本应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好给别人作个榜样。最亲的是齐王，而至今却独留京师，这怎么可以呢？”荀勖则露骨地说：“如今朝廷上下，内外百僚都归心于齐王，这样下去太危险了！一旦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太子岂能继位？陛下如若不信，可诏命齐王回封国，举朝一定以为不可，那么臣所说的话就应验了。”武帝觉得是彻底解决司马攸问题的时